



山青·水清·魚兒亮 那羅部落

文·攝影／丘秀芷

說「近山」，也千餘公尺高，
鄉長雲天寶晚間和我們聊天，聊他的文學之夢。
我一直在想：這些原住民，原來比我們更接近文學，
比我們更愛山林。其實看看鄉長的漢姓名，雲天寶，
真是詩意又真誠。

景緻秀麗的那羅
民宿。

又到青蛙石，又見那天雕塑的岩壁，又見有歐州風格的民宿，不同的是，在稍裡面，多了一棟房舍，我走上去，看到我的「親家」——香兒，他正忙佈置會場。

口罩的娘家

他也看到我，第一句話居然是：「您沒帶『口罩』來？我兒子念著呢。」

「口罩」？這是兩年前冬天我從這兒帶走的未斷奶的小狗，當時我沒遇見這泰雅族文學青年，只看到他父母親，和他小學一年的兒子謝品御、以及讀幼稚園的女兒。謝品御不捨得小狗送走，他祖父母說他們不要養那麼多狗。還問我要不要帶兩隻走。我只帶走咖啡色，有黑耳、黑嘴的小狗。於是結下「親家緣」。

我和愛亞等，反正一堆人，來尖石鄉，參觀那羅社區文學步道的成立，刻著古蒙仁、劉克襄、林文義、蔡素芬等許多位作家的佳句。

之前到過尖石，我們去那校長是賽夏人的嘉興國小，也看到有賽夏



劉明創(捐文學屋建造
費者)與saga(左)合影
於文學屋內。

人、泰雅人、客家人、排灣人為主及少數福佬、外省小孩的國民小學，學校有泰雅族及賽夏民俗文物。孩子們的活動，有射箭課，也有打擊木樂器。其實那次重點原是在去內灣，只是順道彎進尖石鄉，看到路左側有個小學在半山腰，我們一群文人不請自來就上去了。趙校長竭誠歡迎這群不速之客。

在更久前，二十多年前我去過尖石，當時大部分的人不知尖石的美，而我，只看到那由內灣入尖石鄉油羅溪有大小兩座尖石，就覺得夏日能到油羅溪沙洲玩水，不知何等快意。我不知道陳銘礮寫的「最後的番刀」就是從這兒進去。

然而又一年，住新竹的外甥跟我們說：尖石是新竹人郊遊的好去處——一般人不再只知道搭

竹東縣火車去內灣，看內灣車站、內灣戲院。

所以在三年前一次婦女作協到內灣，我主張再進入尖石看一看。那一回，趙校長給予我們特殊的感覺：一個賽夏原住民女子，原來是如此睿智

而爽朗。

魚兒原鄉

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那一天，陳銘礪帶我們進入孕育他寫作大夢的那羅村。雖然是冬月，那天白天很熱，但夜晚很涼，那羅社區泰雅族人居多，個個能跳舞，音樂一響，連兩歲娃兒都跟著律動，急速的跳，舞姿很美。

我們走過那羅吊橋，油羅溪裡的魚在水裡翻躍，銀亮銀亮的。村裡的人希望作家每人留幾句話，我只有白描：「山青·水清·魚兒亮。」還能說更好嗎？我這拙筆。

那羅溪在油羅溪上游，溪中石頭天工造型奇峻，岩壁灰色石頭也是山水畫家所難畫出來的。我在想，只怕最好的相機都沒法把那深度拍出來。青蛙石附近還有人在岩洞中修持，我沒走進去，希望那修行人能參悟出什麼。至於吾等凡俗，只要看溪水淙淙，岩壁間有雜樹、雜草生長，就有莫名的感動，再看苦花魚翻躍，更是心清氣淨。

帶著狗兒回家，一家人都喜歡，但每個人都有自己叫喚方式，而且隨著牠「飛快」的成長，而改變稱呼。幸好這隻來自尖石泰雅族家的狗兒聰明，沒有精神分歧。因為牠小時長得肥嘟嘟，兒子把牠定名為「肥比」，稍大些我覺得牠像小黃犢，叫「牛兒」，先生本來叫牠黑耳朵，後來覺得難叫，跟著女兒叫牠「扭扭」，牠身子長，走路時身體成波浪狀。



捐出文學屋用地的泰雅婦女是香兒的媽媽。



莊嚴肅穆的那羅天主堂。

香兒和傻瓜

隔半年，另一群文友要出去旅行，我建議就是去尖石那羅。原想帶「牛兒」回家，但是一大車子夾著一隻大狗實在不宜，只有帶照片給謝小朋友看。那一

次女兒自費同行，謝小朋友一直跟著我女兒，一直問：「口罩」的種種，他還是叫這隻狗「口罩」。小朋友是優秀生，曾獲泰雅族母語競賽新竹縣第一名。膚色很白。這次才看到他父親，「香兒」，一個愛文學的青年。香兒曾寫段文字記服役去烏坵時，被一句精神標語所感動，那是「心情就像降落傘，不放不開。」

他感佩烏坵軍中用這麼好的標語，常以此話來自省。香兒因名字用泰雅語發音「阿向」，於是「向」變成「向兒」，又變成「香兒」。就像另一位帶我們參訪的泰雅青年，他自我介紹：「我叫SAGA，就是傻瓜！」

這一來大家不會忘記他的名字，我們當然還是叫他SAGA，他帶我們去看廢棄的煤礦場，到尖石鄉高處；看泰雅族抗日古戰場；還遙望大霸尖山。那兩天，我們真正遊憩山水間。SAGA告訴我們，再往山裡，有司馬庫斯神木群。我倒不想，總想：那是泰雅族樹靈的所在，我一介凡人，能在這近山走走就好了。

原民文學大夢

說「近山」，也千餘公尺高，鄉長雲天寶晚間和我們聊天，聊他的文學之夢。我一直在想：這些原住民，原來比我們更接近文學，比我們更愛山林。其實看看鄉長的漢姓名，雲天寶，真是詩意又真誠。

但是上天有時很殘忍，這兩年，一次又一次大颱風，把尖石鄉摧殘得

美麗活潑的尖石原民舞蹈。





民國92年春天，一群文人於那羅文學步道，如今步道已毀於艾莉颱風。

崩裂易色。尤其去年八月艾莉颱風，把那羅文學步道全毀了，那麼多刻著當代才俊雋永字句的大石，被沖入溪中，被土石流淹埋，而那翻躍的苦花魚，也被沖得離散失所。

陳銘礮跟我說：那羅的泰雅子民沒有矢志，他們說要恢復文學的那羅。他在電話跟我「畫夢」。

「我要建一個那羅文學屋，香兒的母親已答應捐出地來！」

那我相信，那誠樸的泰雅族婦女，又愛乾淨又少言語，看她把民宿打掃得一塵不染啊！但是蓋房子的錢呢？

「有一位得青年創業協會楷模的劉明創先生要捐一百萬元。」陳銘礮「信以為真」。

我聽了則想：劉明創是誰？沒名沒姓，不是曹興誠，不是王永慶、張忠謀，不是信誼、奇美，不是統一，更不是張榮發！

陳銘礮又畫餅給我們一些文友，那裡要設一些亭台小路花園，全以作家的名命名：愛亞小徑、文義亭、白靈生態池、寒袖香草原、秀芷花廊！

我聽了大笑，陳銘礮姑且做他的美麗大夢吧！哈，一個花廊以我的名字為名，哪有可能？那受到艾莉殘害過的原住民部落，可以嗎？我馬上轉

為悲哀！文人多可憐，老想不著邊際的事。

然後，整整四個月，我忙著做自己的事，只不過，在家天天看那來自那羅社區的泰雅族大狗「牛兒」，還是會記掛那美山美水好魚，牛兒已快四十公斤，牠之雄壯威武冠於附近所有的狗兒，又聰明，只不過只有二歲，還是小孩子性，愛散步、愛玩球。

夢的實現

去年年底，陳銘礮打電話給我：「丘姊，別忘了，元月十五日那羅文學屋開啓，妳要去看妳的花廊！」

我嚇一跳，真的有人捐錢，真的有一群原住民把全台設第一個文學屋做了起來，真的！

然後，九十四年一月十五日，我們一群人真的站在文學屋前，那天，管管、曹又方、楊小雲、白靈、愛亞、林文義、吳鳴、陳若曦……我們這些愛寫作的人又到了那羅，而尖石鄉錦屏國小的櫻花早開，煙雨中，更如夢如畫。

我看到了捐錢的劉明創，原來他是慈濟人，平時提著〇〇七到世界各地跑，我也看到了其他青創會成員，大家戴上泰雅族人給我們的帽子，開心的互相自我介紹。

看到了謝品御，他用泰雅語歡迎我們，也看到他祖母，那位二年前親手把「口罩」——牛兒交給我的原住民婦女，我告訴她：狗兒長得很好、很體面、很聰明。我告訴她——有點心虛的：有機會將帶口罩回來，只是先決條件，要有人載我和牛兒來才行。

看到艾莉重創尚未恢復的河床、山路，不過我相信沒關係，就尊重自然界的洗禮，也許，再三兩年，將有另一形貌。

那天我開心的吃泰雅族食物、看文學屋的許多篇文章，和文友話東西

南北，看山看水，看祭典儀式，夜晚突然有人說：上車，回台北了。在黑暗中摸索路到產業道路旁。車子開了，我才想起：天啊！我竟忘了去看「我的」花廊！

不過，沒關係，我當然還會再來，帶著牛兒（口罩；肥比；扭扭）回牠的原鄉，也是回我的原鄉！



泰雅族老婦跳傳統舞蹈慶祝文學屋啓用。



那羅文學屋

我喜歡種植夢境的人，就像無意間在部落遇見的這一群企業家，築夢成真的斥資捐款，把美麗的夢境化成具體的形象一般，為遭逢災變後的那羅部落建構一座霧中飄散文學孤獨之美的夢屋，這座白色玻璃屋，象徵把文學種在土地上的可能性。

文·圖片提供／陳銘礪

文學如何種在土地上？文學如何能種在土地上呢？

2004年初夏，我在吹拂沁涼微風的尖石鄉那羅部落，因緣遇見一群來自企業界的精英，大約二十餘位喜愛山林的商場男人，視部落的一石一鳥、一草一木都是生命的奇蹟，放眼滿山芬芳的野花樹叢，傳達森林特有的寧謐與詭譎氛圍，使人身處群山之中，不覺感到無常生命，仍可擁住片時清暢的舒坦心境，可也幸福。

對待生命本該如此清澈，生命原該如種樹人一樣，用愛將樹苗種植大地，讓四時飄送喜悅。

如果樹苗可以種植在土地上蔚成森林；如果花苗可以在土地上綻開不同色彩的豔麗花朵，那麼，夢一樣可以被墾殖到土地，隨風綻放出多樣形貌的生命經義。

我喜歡種植夢境的人，就像無意間在部落遇見的這一群企業家，築夢成真的斥資捐款，把美麗的夢境化成具體的形象一般，為遭逢災變後的那羅部落建構一座霧中飄散文學孤獨之美的夢屋，這座白色玻璃屋，象徵把文學種在土地上的可能性。

文學是朵花，是土地芬芳最美的三色堇，是彩葉草變化無窮的自然奇妙，我在陽光的流蘇間隙裡，看見文學種在土地上的耀眼奪目。

文學是群樹，紅櫻低吟早春的抖擻，楓葉飄落深秋一地枯黃，群樹歌唱四季不同的大地之

歌，我在群樹的謳歌裡，聽見文學美妙的人性與人情的悸動聲音。

是這樣的吧！這一幢座落在那羅部落青蛙石民宿旁的文學屋，撩人孤寂的靈魂，飛揚在岩壁上那四處延展、攀附不已的藤蔓，以及岩壁間兀自成長的翠綠青草。

偶爾飛來一隻粉蝶、兩隻粉蝶、三隻粉蝶，繪影文學屋在岩壁下，成為一株文學的愛苗，綻開朵朵鮮明的五彩石竹花，傳述部落美麗的人情風光。

就是這群企業家集資為那羅部落打造文學的象徵，就是這群企業家在窮困和貧瘠的原住民土地上，播下愛的種子；我不能無動於衷的只是用意識形態讚譽這一群企業家回饋社會、敬重大地的心念，我把對那羅文學屋那份特別的偏愛，



歸因於企業家種樹的精神，我把喜愛那羅部落的偏執，用鬱積的光輝質賞著，同時嘆喟冷暖人間，仍有人願意以文學心關愛這個差些被世人遺忘，世外桃源一般的簡樸部落。

三島由紀夫在《金閣寺》一書中如此描述金閣寺：「金閣已不是不動的建築物，而是現象界虛幻無常的象徵。」幻想中的那羅文學屋和真實現象中的那羅文學屋是不是一樣美？雅致姿影的白色玻璃屋，因為種植有文學之愛的種子而豐盈起來，那羅部落也因為有了文學屋而擴散起高度的美的因子。

果真美的因子，年過五十後，我的世俗生活曾經幾度陷落在暗翳的支離破碎的狀態中，使我不禁惶然這會不會是生命進程的一種必然，一種屬於煙影幻化無常的情緒糾葛？我真被自己搞迷糊了，我奇怪為甚麼某種不安的性格，不斷使我對生命的變化產生落寞的疑惑，我能想到的理由，全都是晦暗不清的感情事件使然，大概就是這種易於傷感的情愫因子，形成無法穩定的心緒，讓我過著一段不算短的靜寂生活。

我很想把一切世俗的想法和作為擱到一旁，但世俗卻一直尾隨不掉，除了成天閉關在屋子裡看書、看無聊的電視，我簡直快成為思想的植物人，直到認識率先捐款一百萬元的劉明創先生以及以中國青年創業協會為首的一群企業家，誓言為那羅部落和那羅人築夢後，我才得以從這一場文學美夢中甦醒，一幢裝滿文學意識與文學作品的玻璃屋，助長了我夢想成真的喜悅，一念及此，所有生命中惶然的疑惑即成為被隔離的虛幻，輕飄飄的散若雲煙。

正像早春的部落上空，霧濛濛的天際透著一絲絲逐漸明亮的金黃色澤，我的心和座落在山岩下的那羅文學屋一般，孤寂中滲出愈來愈近的亮

燦，那是靈魂之美呀！簡明的心和簡明的建築，那羅文學屋豈僅只是一幢玻璃屋，或是遊客心目中特別的一處風景，我和這幢亮澄澄的玻璃屋，呼吸著共同聲息，那便是用愛在土地上種植的文學夢，不但可以成真，拿文學的夢與大地結合，孤獨即刻變得優雅、沉穩起來。

時當春日迎臨，從山間、空間忽然凝聚而來的午后輕霧，使得岩壁下的這幢玻璃屋，朦朧中聳立在雲深高處，櫻花落盡的清涼季節，看山迷濛，看那羅文學屋恰似不斷延伸的一朵雲彩，在青空裡亮出某種晴朗的離奇快意。

那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的美，我站在錦屏二橋目擊山岩群樹間，一幢被冠上文學之名的玻璃屋，正流瀉一曲泰雅歌謠的壯闊氣勢，縈迴整個山谷櫻落樹影，遍地微風涼爽。

如此寫實的世外桃源，唯人尋覓；如此寫意的文學心靈，一路向前延展，你從竹東來，從內灣進入尖石，從群樹聳立兩旁的產業道路進來，這個名叫那羅部落的明晰泰雅村落即在天打那前頭，在你眼前的不可思議中，忽然，以文學家丘秀芷之名命名的「秀芷花廊」，以小說家愛亞之名命名的「愛亞小徑」，以及以詩人白靈之名命名的「白靈生態池」，以文學家林文義之名命名的「文義亭」，還有刻印著羅門、管管、邵儷、原住民作家馬紹阿紀、里慕伊阿紀等文學家的文學牌，一一呈現，晴空下的文學奇蹟，秀麗至極。

倏忽間，我像來到文學桃花源一般，被大片長長厚厚、亮燦無比的文學光影深情懾住，並且交疊撼動著。

我和那羅人永遠記得，是劉明創這個人為部落開創美麗的文學波紋，水光清晰，輝映山林景致美不勝收。

涌

那羅文學屋落成典禮時，來賓用山藤剪綵。